

我女儿高中毕业不久就拿到了驾驶证。大学毕业后,她远嫁新加坡。今年暑期回家探亲时,我发现她居然不会驾车了。

难道她在新加坡不开车?

“是的,我在新加坡没有开过车。”女儿证实了我的猜想,“因为我在新加坡考不出驾照。”女儿有点无奈。

接下来,她讲了她在新加坡考驾照的经历。

在新加坡学习汽车驾驶不难,但考驾照很严格。因为女儿在国内已经有了驾驶证,所以可以不学,但需要参加考试。

第一次,考官是个帅哥,而且非常和气。他一上车之后,就和女儿聊个不停,天南海北天上地下花草虫鱼什么都聊。女儿想,这里的考官这么客气,相信考试合格肯定是不成问题的。于是就陪考官聊了起来。半个小时后,考试结束。结果是不合格。

女儿不解,前去询问原因。得到的回答

在新加坡考驾照

施忠良

是:开车时聊天。女儿这才明白,考官与你聊天,就是考试内容呢。

第二次考试,考官是个老太太。这次女儿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挣大了眼睛,严格按照交通规则开车。好不容易熬到了考试结束,心想这下总成功了吧?

结果还是不合格。原因是,在一个右转弯时,女儿没有转头向后看一眼。

“你要考虑到,也会有冒失鬼从你的右边超车的。”考官如此解释道。

女儿不死心,一个月后又参加了第三次考试。

这次,考官是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

我们便在五松亭稍事休息。

泰山真是一座文化之山,它不仅是历代帝王封禅、祭祀的场所,更是文人墨客寻游览胜之处。一路上秦槐汉柏,唐书宋刻……触处可见。

我们走过“十八盘”,直上“南天门”。对松亭上的十八盘,是登泰山的最险峻处,山道全长不足一公里,而垂直高度达400米,平均坡度45度,设石磴1633级。有

“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之说。马第伯《封禅仪记》载“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头顶”,所写的便是此处的景象。那磴道两旁,青峰入云、山崖壁立;道东为“飞龙崖”,道西为“翔凤岭”;仰望南天门,如天上琼阁,可望而不可及。

爬过“十八盘”的最后“一盘”,我们跃上了“南天门”。先前还感到“可望而不可及”的景观,经过努力,竟直接矗立在了眼前。

雨

雨随着夜色,无声无息地飘落在,那般漫不经心,绵延不尽。夏雨仿佛带着意犹未尽的伤感,欲语还休,打湿了白天,浸透了夜晚。

这时我喜欢一个人,或伫立窗前,感受潮湿纯净雨的气息;或静坐,一杯茶或一杯咖啡,在一片碎雨声中,安静恬淡地看雨姿,听雨声。听雨是一种享受,一种境界,很难解释自己为什么喜欢雨,或许是一种雨缘吧。我出生在一个雨季里,或许生命的灵气需要细雨滋润。

听雨,那种黄豆般大小的中雨最适宜,小了,宛若“细声巧作蝇触纸”,易被外界的声响所覆盖;太大了,“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整个世界只剩下哗哗的一片。大雨往往夹杂着电闪雷鸣,雨流如注,肆意倾泻,如同五岳崩塌,好像大地颤动,心中免不了惊吓,也就少了听雨的情趣和情怀。

雨滴滴落下,青石板路上、梧桐叶上、屋檐上……质地的不同,情感的不同,便构成不同的旋律,或深或浅,点点滴滴在心头。夜雨将纷杂的一切,款款地转为宁静,此时心灵晶莹剔透,忆起当年,那个扎着羊角辫的自己,撑一把紫色的小伞在雨中漫游,那时一颗清澈的童心似蓝天白云。

侧耳听着隐隐的雨水声,仿佛淡寂的音乐撩拨着心弦,这时心思如水,烟漠漠,回忆蔓延,全是属于一个人的。总以为在漫长无尽的时光里,感情终于被时间晾干,但那诚挚的脸又出现在雨中,依然微笑如水,那时的我,心似雨水落在花叶上,轻轻颤抖着喜悦……感情如潮水般漫来,我听见雨滴的叹息和水花飞溅的呻吟,在浓重的夜色里,在岁月的巷子里回响……在这静静雨夜里,远方的你,不知在想些什么?

在那长长久久的青石板路上,雨滴落在上面,激荡着那些沉淀的古老魂灵。不知谁的歌声,那般深沉婉转、玉树临风,在深邃的巷子里回响,在雨夜里回荡着。迷上这样的夏夜,这样的雨声,这样的心情,似寂静的梦境。雨水冲刷着蒙尘的心灵,这一刻我与自己灵魂贴得最近,心是那般透明纯净……

雨继续下着,漫长的雨季过后,谁都相信会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丽日。

人。她一上车,就主动与女儿打招呼。女儿当然是聪明人,只是和那女人点头微笑,并不说话。那女考官东拉西扯的,突然对女儿车上的中国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女儿见她这么喜欢中国结,就随口说了句:那就送给你吧!

就是这么一句话,竟彻底断送了女儿的驾车梦。因为,在新加坡,这视为是“行贿”。

听了女儿的介绍,我感慨不已。我有一位朋友,他的交通法规考试,是请人代考的。路考,给了考官两包好烟,汽车一发动就算合格了。真是两个国度两重天哪!这驾照的“含金量”真是不同。

早几天上网,看到一则报道:新加坡是世界上车祸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马上寻找有关“中国”信息,竟发现“中国是世界上车祸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现在想来,这一点也不奇怪了。



小鼓手

王巽庠 文并摄



“南天门”是上山磴道的终点,也是进入泰山山顶的门户。门建于元代,城楼式,上建楼阁,称“摩空阁”。过南天门向西,为天街,直通泰山顶上最宏伟的古建筑碧霞元君祠。殿内祀泰山女神碧霞元君

像。像、碑、千斤鼎及万岁楼均为铜质,是我国罕见的珍贵文物。祠东北,陡峭的山崖上布满了历代帝王和文人雅士称颂泰山的题咏石刻,各体书法,洋洋大观,故名“大观峰”。其中唐玄宗登泰山时所书《纪泰山铭》,笔力遒劲,世称“唐摩崖碑”,“盖自汉以来,碑碣之雄壮未有及者”,这是对此峰恰如其分的评说。

人生如登山,想想我们公司走过的路,二十年中攀登走过的路,亦如此次登泰山。我今已60岁了,组织员工登泰山,是真心希望我交班以后,有更年轻的人来统领,相信我们企业的明天,能比今天更美好。

七夕会摄影故事

朱彬华

落英缤纷

(三字纺织名词)

昨日迷面:时遇掣肘

(邮政贺卡名)

谜底:动感卡(注:别解为“动辄感到被人卡住”之意)

我去拜访京城大收藏家阳老先生,他的藏品极富,以两件成化斗彩鸡缸杯,享誉海内外。据说海外一些巨富都想买这两件国宝,出价都在3000万港元以上。阳老先生对我说:“出多少钱我也不会卖。这两件东西不属任何人,它们将来迟早要交给国家保管。”

阳老先生这两件成化斗彩鸡缸杯,在海内外久享盛名,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件国宝的来历。我对老先生两件宝物的来历也颇为好奇,在聊天中附带提及坊间关于斗彩鸡缸杯来历的不同版本。

阳老先生听了呵呵大笑:“这是别人瞎编的。我从来没跟人家说过,今天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或许也可以作为你今后写书的一个资料呢?”

四十年前,阳老先生还是壮年,外表英俊,颇有浪漫气质,刚好与老婆离了婚,没事就爱逛琉璃厂或文物商店。有一天,阳先生从街办陶瓷厂加班回来,路过一条叫王公塘的小街巷,看到一家小杂院的门敞开着,院里有位年轻漂亮的少妇弯着腰在喂小鸡。阳先生的浪漫劲上来了,就下了自行车,在院子外喊了一嗓子:“大妹子,讨口水喝,方不方便呀?”

漂亮少妇见有人喊,忙抬起头来,朝阳先生笑了:“挺方便的,家里没其他人,请进来吧。”

阳先生细细瞧去,见少妇美艳不可方物,又会来事儿,立马就进了院子,站在少妇面前,很有气质地笑着:“多谢大妹子,我口渴极了。”

女人脸上桃花半绽,一转身进了屋,泡茶水去了。阳先生用眼睛在院子里扫荡了一圈,最后落在少妇喂食的几只鸡雏上。五六只小鸡儿正围着两只盛水的小瓷杯叽叽喳喳嬉戏,嫩黄绒球儿一样的小鸡和美丽精致的彩绘瓷杯,在阳先生眼里幻出一道五色光辉,让人疑在梦中!

地上的小瓷杯,不正是世人梦寐以求、价值连城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吗!

阳先生这一惊非同小可,正巧漂亮的少妇托了茶壶和茶盏从屋内款款走出。

阳先生仿佛从梦中惊醒,他同少妇坐在石几上,一边喝茶一边聊侃起来,很是投机。少妇告诉他,家里只有她和爱人,爱人在外地工作,一时半月调不回来,所以日子过得挺寂寞。她幽幽地望着阳先生说:“不嫌弃呢,就常来坐。”

到了该走的时候,阳先生装作很随意地说了一句:“大妹儿,哥喜欢你这两只小瓷杯儿,明天我给你换一只玻璃小盆喂水,小瓷杯我拿到厂里去做好样品。我们厂里烧的彩瓷正缺参照物呢。”

少妇咯咯地笑了:“这破杯儿还可以做参考吗?你只管拿去就是。”阳先生从地上拿起两只小杯,装进兜里,致了谢。第二天他黑着眼圈去小院送玻璃小盆,告诉少妇:“昨天见了你,弄得一个晚上都丢了魂魄,你是一个祸首呢!”

半年之后,少妇与外地工作的丈夫离了婚,与阳先生结了婚。两人相互恩爱,将一对做媒的斗彩鸡缸杯当作命一样爱护,阳夫人还经常拿阳先生巧骗杯儿的事调侃他,每每逗得两口子乐不可支。二十年后,夫人去世,阳先生悲痛不可名状,从此再不言婚娶。

成化斗彩鸡缸杯为阳老先生密藏四十余年,当年的传奇已成云烟。阳先生话毕,目光深情地落到那两只杯子上。



成化斗彩巧做媒

刘鸿伏

且听贪官谈反腐

阮鉴祥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因头项生有几个铜钱般大小的亮疤,便讳“亮”讳“疤”,甚至连光亮、灯、烛也一概禁忌起来。然而时下的不少贪官污吏却并非阿Q,其中许多人尽管劣迹斑斑,受贿多多,却不怕人说反腐,不仅不忌讳,甚至说得比别人还起劲,例如前不久自杀身亡并被中纪委开除党籍的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即为其一。曾任天津市政法委书记的宋某,自杀前多次大谈反腐。他在出席该市政法系统纪检监察干部会议上,就疾言厉色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和市委关于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要有自重、自省、自警、自醒的意识和自控能力,自觉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做廉洁从政的带头人!”台下认真笔记的众人,一听到宋某的大话,都纷纷鼓掌。此此刻台上慷慨激昂大谈反腐的宋书记,恰恰是一个既贪又腐的大蛀虫。

可见,衡量该官员清廉与否,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贪官嘴上大谈反腐,虽然为自己加了一层伪装,添了几道油彩,但不等于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只要仔细关注其和家人的日常生活,消费行为,当不难发现其贪腐之端倪。反贪实践早已证明,无论贪官们伪装多妙,隐蔽多深,迟早会露出狐狸尾巴来。谓予不信,宋平顺之辈的下场,不就是有力的明证么!



登泰山记

张志新

登泰山观日出,也许是泰山最吸引人的景观:此时,一抹晨曦,从远远的地平线上透出光亮;刹那间,“火轮”喷薄而出,掀开云幕,金光四射,顿时海面耀金烁银,群峰奇彩尽染。看到这一奇瑰景象,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泰山标高1545米,共设登山石阶六千六百余级。我们拾级上山,起始都十分轻松。经“快活三里”,到“增福庙”,过“斩云剑”到“酌泉亭”……渐渐地腿脚酸麻,呼吸也急促起来。我们的队伍也渐渐地拉长,松散开来。



我的一种爱好,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十年浩劫结束后,一些著名评弹老艺人,他们自己的作品资料也没有了,或抄家而失去,或因其他原因而听不到当年自己演唱的名曲。于是,我将杨双档的《换监救兄》赠送给杨振言先生,在苏州博物馆开辟严雪亭陈列室之际,我捐赠了严氏代表作《一粒米》。

除捐赠唱片外,我还想让这些瑰宝重现丰采,如1989年陈红霞突发脑溢血病故,我专程把她演唱的唱片《痛爱方卿》送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星期书会》栏目,要求翻录出来在书中播放,由于陈红霞遗留节目不多,这也是她生前唯一发行的唱片,果然取得较佳效果。今年是她去世18周年,我用电脑软件作了消除噪音处理,又把唱片翻身时的接头也接得天衣无缝,现已供给中国评弹网,以示悼念之意。

1993年,我和评弹爱好者筹建成立了“苏州评弹收藏鉴赏学会”,我收藏的旧唱片,派上了大用场。有人说我的收藏弥足珍贵,其实我珍藏旧唱片,也历经磨难,在“文革”中,这些被视为“四旧”的唱片,几经转移,得以保存下来,这是我岳父母的功劳呀!

我虽生于上海,但祖籍苏州,家庭人员之间一口吴侬软语,使我从小有机会能接触评弹,并与评弹相伴一生。因为爱听评弹,我在解放初就陆续购买、收藏一些评弹唱片,有范雪君演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有沈薛档对唱的《方卿见娘》、朱慧珍唱的《长亭送别》、蒋月泉唱的《杜十娘》及《宝玉夜探》《梁祝》《黛玉葬花》《新木兰辞》《杜十娘》《莺莺操琴》《迷功名》《岳云》《秋思》等等,这些唱片为自己及家庭丰富了业余生活。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涌现出新评弹节目时,我先后又添购了张鉴庭的《芦苇青青》中的《骂敌》、徐丽仙演唱的《六十年代第一春》等一大批唱片。尤为珍贵的是几张16转唱片,如中篇《三约牡丹亭》共三张一套,描金凤分回《换监救兄》(杨振雄、杨振言演唱)。到六十年代时,又出现了塑料薄膜唱片,其间又购到开闢《社员都是向阳花》(徐丽仙演唱)、胡国梁等人说唱的《密室相会》《翻案》《乃武进室》、秦建国唱的《战长沙》。

珍藏评弹唱片,只是

